艾偉：用文學對抗「一次性草圖」的人生

◆艾偉

2022年5月，浙江省作協主席、當代中堅實力派作家艾偉的最新長篇小說《鏡中》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可以文化推出。該書上市不久，便連續數日佔據新書日銷榜第一，在預售開啟一周即實現二印之後，目前第三印也在加緊籌備中。究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鏡中》是一個關於如何在破碎的生活中安頓心靈的故事，而這一主題與當下非常契合。該如何對抗所謂的「一次性草圖」的人生？該如何紓解心靈困境？艾偉給出的答案是，閱讀文學。「文學以某種形式模擬人間生活，把一次性的人生凝固起來呈現在讀者面前，我們因此有可能在虛構的世界裏重新生活一次，和小說人物一起感受我們也曾有過的經驗，從而獲得共鳴和人生的安慰。」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鏡中》描寫了都市男女間的情感糾葛，講述了四位主人公經歷創傷後各自踏上贖罪之路，最終在「慈悲、愛以及寬恕」的終點重逢的故事。

小說是現實的鏡像

《鏡中》這篇小說的靈感來源於艾偉在國外的一位朋友所遭受的無妄之災。「所謂靈感也是對相關問題的思考，即人如何在生活破碎後面對世界，面對自我，如何安頓自我，繼續前行。」艾偉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小說家是虛擬意義上的創世者，而這些問題某種意義就像上帝造人時對泥土吹的那口氣。

事實上，當艾偉開始寫作時，這個故事已經和他的朋友沒有關係了，「那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 就在艾偉差不多快要完成《鏡中》第二部的寫作時，引起全國關注的杭州保姆縱火案又起風聲。他也將這個實踐揉進了自己的小說中，「在第二部中，我索性讓潤生（小說男主角）做了一個夢，夢見了一場類似的大火，不過我做了改寫，成了一個超現實場景。」

虛構的小說本身與現實生活互為對照。艾偉在後記中提到：「任何藝術都是人間鏡像……小說就是通過虛構一個自洽的世界照見你我，照見人世。」芸芸眾生都曾在黑暗中艱難掙扎，找尋光亮，於是這個發生在本書的故事，成了我們所有人的故事，正如第七屆茅獎得主遲子建所說，《鏡中》「有天有地，有你有我」。

小說的多處細節和主要人物的經歷也都彷彿鏡中反映，著名作家格非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艾偉在文本中設置了多重鏡像，當下與歷史，自我與他人，光與暗，生與死，靈與肉，相互映照，亦真亦幻。」

小說完成之時，艾偉的那位朋友也開啟了新的生活。儘管是艾偉小說的靈感來源，他的朋友只想收藏一本，但「卻不想看」。艾偉完全能夠理解，對他的朋友來說，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艾偉告訴他的朋友，「我寫的是一位建築師，書已經和他沒有關係了。」艾偉說，「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不是面對一張日常的面孔本身，而是要走進面孔後面更複雜的精神世界，那個如宇宙般充滿奧秘的世界。」

建築學與小說的巧妙融合

從2017年開始構築故事，到2020年下半年開始寫作，《鏡中》這個題目一開始就高懸於文檔上方。「《鏡中》這個題目伴隨了我整個寫作過程，一直沒有變過，這在我的寫作生涯中非常少見。」

艾偉注重結構。「對於長篇小說來說，結構就是一切。人物關係是動力，細節是血肉。寫作者一般先有人物，然後找結構，找到一個好的結構對作家來說是最為重要的。」

在艾偉的這篇小說中，存在一個對稱結構，「沒有比鏡子更對稱的事物了，小說中也寫到建築，也沒有比建築更具對稱感的藝術了。而鏡子是最對稱的鏡像關係。《鏡中》這個題目就是這麼來的。」

《鏡中》將建築學的方法論與小說創作的技藝巧妙相融，以文字構築起一座鏡像迷宮。如著名作家麥家所說：「讀《鏡中》，猶如走在光影變幻的建築中，懸念叢生，欲罷不能。」艾偉以深厚的建築美學功底，藉助卓絕的建築構思傳達對於人生的體悟思考；小說的四個部分結構精巧，互相呼應，在敘事上具有建築學意義上的對稱之美。

很大程度上，這部小說的主題和建築是一個合體。評論家楊慶祥認為小說中，艾偉通過描寫幾位主要人物在情愛迷網中的掙扎，不僅試圖討論原生家庭、童年創傷、愛情倫理等與當代人生活緊密相連的問題，更意圖從個體的情愛糾葛出發，揭示中國人普遍的精神困境，並找到一種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東方式的救贖與解脫之路，在形而上層面使心靈得以安慰。

著名評論家南帆認為：「《鏡中》開啟的是內心修為。」對此，作者艾偉在後記中也明確表示，身為一名中國作家，他「有責任去探尋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身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麼，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究竟有着怎樣的密碼」。而《鏡中》，就是作者對於上述問題思考的最新呈現。

帶着《鏡中》看世界

《鏡中》是艾偉的第七部長篇小說，但卻是他第一次將整個故事的根基放在杭州。「我覺得杭州值得書寫，在小說裏我寫下了諸多杭州的風物，我更願意把這部小說當作我寫給杭州的一首讚美詩。」

艾偉之前的小說都寫永城，是以寧波這座城市為想像依據，寫到很多寧波的街道、河流以及風土人情，其中有些作品也涉及到杭州，比如《敦煌》和《樂師》。究其原因，是因為艾偉在杭州這座城市生活已有很長時間了，「它非常美，它的美在中國相當於《紅樓夢》置於中國文學。當我想像這座城市時，她帶給我源源不斷的靈感。」

但艾偉強調，他對小說發生的地域是開放的，不自我設限非得像福克納這樣寫所謂「郵票」那麼大一塊地方，「這部小說發生在全球多個城市。寫這部小說時，我有一個非常清晰的目標，就是要把這個中國故事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我想證明在今天中國作家可以有能力想像全球。」

艾偉說，這部小說寫於疫情期間。寫作時特別懷念可以自由旅行的日子。「這本書裏，我寫到很多杭州的風物，也寫到了緬甸、美國、日本等國度，書中寫到的地方我都曾有比較長時間的留居，當寫到這些國度時，我變得特別敏銳，我的描述也變得特別仔細」

在寫作過程中，除了伴隨筆下人物追尋他們的生命歸途，艾偉也同他們一起在回憶裏領略各國風光，相當於在想像中遊歷了世界。「有時候我想，如果讀者帶着《鏡中》去看看世界也是一件不錯的事。」

警惕語言腐敗

前幾日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流傳，說是中文已死，引發不少爭論。艾偉的看法是，要警惕語言的腐敗，包括學術語言的腐敗。這種語言腐敗會影響人心。對這個世界來說，語言就是一切。艾偉在《鏡中》說，甚至連神都住在語言之中。如果沒有語言，這個世界是不存在的。人類有思維是因為有了語言，否則只可能是本能地指指點點。「我們是用語言思考的，我們用漢語思考，那我們的思考方式中逃不出中國文化的某些根本性的東西。」

艾偉認為，寫作者首先要面對的是語言，他的良心和灼見都在語言裏，這是藏不住的。「我相信一種純潔的漢語，能夠用書面語表述就用書面語。因為如果一個寫作者有野心，他得讓後世迅速明白詞語的意義，在漫長漢語歷史中的意義。作為一位小說家，表達經驗時當然會盡最大努力寫出經驗豐富性和深邃性，至少在我，含蓄或許會有，不存在淺白的問題。」

艾偉在小說後記中也寫道，小說作為人類經驗的容器，它表面上模擬的是人類生活，但這一古老的文體有着自己的智慧。作為今天的中國作家，他有責任去找尋屬於中國人的內心語言，有責任去探尋一個基本的問題，即身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生命的支柱究竟是什麼，中國人的心靈世界究竟有着怎樣的密碼，我們如何有效地、有信服力地打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並找到中國人的「靈魂」。

「當我這麼說時，只是在說我想努力這麼做，並不是說我做到了。」

◆《鏡中》

書介

形象之外：張大千的生活與藝術

作者：馮幼衡
出版：一卷文化

藝術史學者、張大千私人秘書、文筆脫俗的散文作家馮幼衡教授歷久彌新之作，收入22篇精彩好文、逾80幅珍貴書畫圖片及歷史照片，為讀者打開探看大千世界的一扇窗。作者曾追隨張大千多年，親身領略「大風堂」的繁華藝術盛宴，以感性的文筆、忠於事實的態度，寫下她在大師身邊的見聞觀察，從張大千的書畫創作、鑒藏、造園、飲食、處世……層層開展，勾勒出最真實的大師形象，生動呈現一位天才藝術家的情味人生。

沒有媽媽的超市

作者：蜜雪兒·桑娜
譯者：韓絜光
出版：二十張出版

蜜雪兒·桑娜是獨立樂團主唱，在首爾出生、美國長大的她，幼時經常跟媽媽到韓國超市H Mart採買，也經常一邊聽媽媽暢談韓國生活的點滴，一邊吃着媽媽燒的韓國美食。在這個關於家庭、食物、臨終陪伴與自我追尋的故事中，桑娜卸下了歌手身份的光鮮亮麗。她懷着幽默和真情，述說作為韓美混血兒的成長經歷、母親對她特別且高度的期待、必然伴隨痛苦的青春期、離家追夢的掙扎，以及與韓國傳統漸行漸遠的迷惘。

自然直覺

作者：崔斯坦·古力
譯者：田昕旻
出版：晨星

我們曾經能分析自然現象，找出模式，化為直覺思考，最後只要看見任何現象，都知道背後發生的原因與結果，並且能馬上決定自己的下一步行動。如今我們已經疏離自然，你或許難以相信自己還能重新擁有這項技藝。《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崔斯坦·古力，不僅擁有數十年「自然領航」的專業，更透過優美的文字、科學的基礎，分析自然的運作，透過分析他自身的經驗，向我們展現自然處處有徵兆，背後更有運作的複雜模式——但我們天生就有辦法分析理解，並重新建立直覺。而當你重新獲得這樣的直覺時，你便能重新成為大自然的一分子，融入每一片風景中，日與星月的語言、鳥鳴獸叫、花開葉落、風的吹拂、岩石、土壤與河海的模樣，你將知道每一片自然風景所帶來的意義，無論是都市中的公園、近郊或曠野。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蟹爬字

愛好閱讀但沒錢買書。十七歲時，首次領到的學徒工資剛夠吃飯，買本六百餘頁的書，要價卻相當於兩天的伙食費！咬咬牙就買下了。不會有資格被人詆毀為「不讀書、不看報的不學無術之輩」。我只怕靈魂營養不良而殘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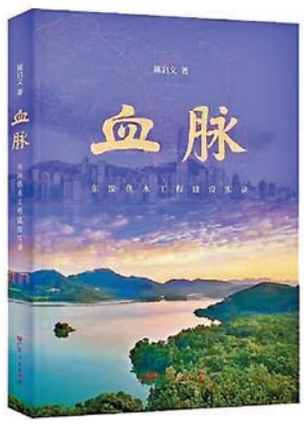
書在指引我進入了夢裏才能去的地方，所以能借到的書都讀，起碼可摘錄一些有意思的句子，這是上小學就養成的習慣，因為教科書多半沒有閱讀之趣。視野有限，人生有限，開拓視野的書少，好不容易借到，還必須限時限刻讀完，好讓別人也有機會閱讀，所以摘錄必須手快。只要時間允許就整本抄一遍，有了手抄本就可以細細閱讀，還可用來交換。

寫的字就被人譏諷為「蟹爬字」了，還被說些「字如其人」之類的話。也許人家也是好意，但我嗤之以鼻，字醜點無傷大雅，只要自己認識，別人不至於看不懂就行。逐漸到不用抄書以後，用「蟹爬字」寫過辭職報告，就成首批平民電腦擁有者之一。偶爾再寫幾個「蟹爬字」，居然還有一絲敝帚自珍的意思。

◆文：龔敏迪

《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
一條生命線 幾代家國情

書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

《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
作者：陳啟文
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廣東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首部全景式展現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楷模事跡的長篇紀實文學——《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該書通過對東深供水工程這一內地對港供水生命線的建設實施及管理過程進行紀實性回顧與梳理，還原了東深供水工程各個建設及管理時期的艱辛歷程，彰顯了建設者群體忠於祖國、心繫同胞的家國情懷，勇挑重擔、攻堅克難的使命擔當，不畏艱苦、甘於付出的奉獻精神。

翻開香港的史冊，乾旱缺水一直長期困擾着香港，每遇大旱，水荒必至。香港三面環海，同時也背靠着祖國大陸，這就是香港最大的靠山。1963年6月，中央政府發出《關於向香港供水談判問題的批覆》，周恩來總理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證香港同胞渡過難關！」

隨後，一個從東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計劃進入了國家層面的運作。這一工程，最初命名為東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簡稱東深供水工程。從1964年春天到1965年春天，來自珠三角地區的上萬名建設者，以「要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的意志，在短短一年時間就建成了一條全長83公里的大型跨流域供水工程，譜寫了一曲感天動地、氣壯山河的奮鬥者之歌。此後，一代代建設者和守護者秉持初心，接力傳承，對東深供水工程進行了三次擴建和一次脫胎換骨的改造，使供水能力提升了三十多倍，迄今已累計對港供水近三百億立方米，相當於半個多三峽水庫的庫容，超過了一個半洞庭湖，滿足了香港約百分之八十的淡水需求，其水質之優，流量之大，跨越地域之廣，科技運用之新，均屬全國首位，堪居世界前列。

《血脈——東深供水工程建設實錄》的作者陳啟文對東江的關注由來已久，他遷居嶺南之後就長住東江之濱。從2010年發表的系列非虛構作品《東江，流水的記憶》，到2012年出版的長篇報告文學《命脈——中國水利調查》等，他採寫了大量有關東江的作品。一直以來，陳啟文都有一個心願：書寫一部全景式展現東深供水工程建設的長篇報告文學。2022年3月，這一願望在廣東人民出版社和廣東省水利廳的鼎力支持下終於得以實現，他終於有機會追尋並展示這條河流和這一工程的來龍去脈，讓大家有機會認識那些「深藏功與名」的建設者和守望者。

東深供水工程歷經首期工程、三次擴建和一次另闢蹊徑的改造，迄今已走過近六十年歲月，大致傳承了三代人，每次工程的路線都不同，而很多前期工程都已難覓其蹤。對陳啟文來說，最難追溯的就是東深供水首期工程，「那幾乎是一段塵封的歷史」。第一代建設者和管理者大多難以尋覓，有的老前輩甚至與世長辭。即便是一個當年二十出頭的小伙子，現在也是年事已高的老人了：「他們既是歷史的親歷者也是歷史的見證人，對他們的採訪幾乎是搶救性採訪，因為第一批當事人已經很難找到了。」

這其中有兩位繞不過去的歷史人物，一位是東深供水首期工程的總指揮曾光，另一位是東深供水工程管理局首任局長王泳，他們都是從烽火歲月中走出來的東縱老戰士，在新中國成立後投身於水利建設。他們既是東深工程的開創者，同時也是奠基者。然而，這兩位老前輩早已辭世，關於他們生平事跡的史料幾近於空白。為此，陳啟文翻檢了東江縱隊的大量史料和方志文獻，

如海底撈針般從歷史的縫隙中尋覓他們的蹤跡，並通過一些親歷者的口述，基本釐清了他們的生平事跡和對東深工程的突出貢獻。陳啟文坦言：「他們的生平事跡讓我對歷史有了一個縱深發現，從東江縱隊到東深工程也有着內在的血脈傳承。這不是偶然的，這是一條必然的路。」

為了讓未經歷過水荒的香港年輕一代銘記歷史，從2015年至今，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連年舉辦香港青少年「東江之水越山來」歷史溯源活動。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少年得以了解隱藏在小小的「水喉」後面的歷史。適逢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本書的出版不僅向讀者介紹了一段見證祖國內地與香港血脈相連、守望相助的歷史，還有助於挖掘深藏在香港人民心中的珍貴記憶和感恩之情，增進香港人民的文化和國家認同。